循陔纂聞

循陔纂聞卷二

海寧周廣業耕厓甫著
門人沈俊堯明録
男　勳常重録

俗有所謂火葬者乃釋氏之流禍也民家遭喪率集僧道女尼追薦齋壇浮費不貲将以為厚其親也獨舉屍焚灼相習成風恬不知痛堪輿家又為之神其說曰熟骨獲福尤捷此王惲烏臺筆補所謂敗俗傷化無重于此理合禁止以厚薄俗者也至無主之棺論者謂與其暴露毋寧火化西神脞說載北京土俗以清明日聚無主之柩堆若邱陵又剖童子之棺殮而未化者裸而置之高處剪紙為滇縛之于臂此尤不仁之甚者今吴越之

俗雖不至剪旗縛臂而燼葬則所在皆然杭州覇子門外無主棺每冬有司遣吏焼焚歲以千計近奸吏巧變其法先於地上掘數坎就剖其棺裒骨而瘞之所存之棺輙有賤工市之製成水桶浴盆諸器皿以售于人此余壬午冬所目擊者屍幸免焚灼之慘而吏遂緣為利藪其弊必有抛棄骨殖以希利者矣又聞所瘞之骨久之亦潛市於人覇子門對岍甘露亭歷年所納骨不下數百石而塔不加多俱以此故其人係江西窑户用焼磁器能成巧異色様或山農雜之牛豕骨中碓碎壅田

此甚駭聽余亦未敢深信果爾是更慘于焚灼也考燼
葬寔始于要離火妻灰子以友慶忌見楊子法言至宋元始
盛行厲禁不止宋太祖禁火葬元世祖禁焚屍俱載國史顧亭林日知録載
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
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捐棄之
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韓琦鎮并州以
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以為美談今宜仍飭守
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又景定二年
黄震為吳縣尉有乞免再起通濟寺化人亭狀歷叙焚
燼之慘其畧云寺僧久為焚人空亭以罔利愚民悲為

所誘親死即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又投之深淵震乆切痛心欲言未發五月六日夜雷雨驟至獨撮此亭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爲絶此根云云又曰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徧葬宜里給空地若干爲義塚以待貧民之葬除其租税而更爲之嚴禁焚其親者以大不孝罪之云云亭林又言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于其亡也乃有楊璉真伽之事按梁書海南傳林邑國俗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南史扶南國死者有四葬水葬投之江流火葬焚爲灰燼土葬埋瘞之鳥葬棄之中

野出自夷狄固無足怪今之火化者子若孫拾取遺骸

置之鐔中其鐔約容斗許據方書男子三百六十五骨

女人無頂威左洞右棚及祈步等五骨共三百六十骨

豈止斗許是則火後所得十不過六七耳雖視投之深

淵者罪少末減而其喪心逆理已在不聽之列魯國語

載夏父弗忌以躋僖公之罪其葬也焚煙徹其上今生

不獲罪而死加酷罰可乎他若非親長及無嗣續者焚

後輒拾其骨畏之以綿繫橋下久之繫絕則亦歸於澤

國矣更有拾置鐔中圍以烈炭謂之煆骨晝夜變為灰

塵此又漢廣川王去及姬昭信所以待王昭平等者而

以施之戚屬忍乎哉蒙齋筆談洛中營西內都轉運使宋昇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時梁柱欄檻窗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內外豬羊牛骨不充用韓溶議掘漏澤園人骨代之昇欣然一日李寔暴死還言冥官追正骨灰事甚急未幾溶與昇皆死

男子三百六十五骨女子三百六十骨兩手臂有進賢骨者近腕在龍本骨上之內男人此骨隆為名臣有及爵骨者亦近腕在虎端骨上之內

七修類稿載宋制于正月十二日會試鎖院十八十九二十試詩賦論策為三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又試經義論策為三場其期可謂寬矣至殿試及第唱名賜第自太宗雍熙二年添題榜始當時進士所習有何論一

首何論者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其摹印題目事物紀原云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親試進士於崇政殿内出三題摹印以賜印題始此容齋隨筆云先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畧古今文賦挾懐入試昨者以正經命題多懵所出則知題不示以出處也至景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始詔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燕翼貽謀録作三月丙子石林燕語云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為之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既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用禮部故事景祐中稍厭其煩詔御藥

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二說
微不同按蘇軾元祐八年劄子乞詩題論題許于九經
孝經論語子史并九經論語注中雜出更不避見試舉
人所治之經但須于所給印紙題目下備録上下全文
并注疏不得漏落則本經舉入與非本經舉人所記均
更無可避取云云合此三說則是印題始真宗印經史
出處始仁宗印注疏始哲宗良法美意每進益加宜其
名儒輩出也聞宋科制策題有問堯舜禹湯所舉如何
者乃漢時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
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問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

當時士子皆以唐虞三代為對則可知懵所出者不獨
正經為然又仁宗時郎中查拱知袁州因秋試進士取
文選詩黃花如散金為題學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
不失詩意舊例袁州觧額十三人自此止解六人則是
具出處者止經史題而詩賦不與亦止廷試進士而州
試不爾也又表與錄載李撰為禮部侍郎病取士徒露
搜索禁所挟而迂學陋生藉枕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詞
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曰可盡所欲言噫是公真善于
取士者矣四朝聞見錄慶元二年考官葉翥發策士莫
知對莫子純以小紙帖所出於柱間士皆感之

飛白書由来舊矣唐書載太宗五日飛白鸞鳳等扇子遺長孫無忌等各二枚又學士署御書玉堂之署四字李德裕詩所謂銀花懸院者也又玉海載唐貞觀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賜宴元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群臣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床引手始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則在唐時已見貴重如此至宋世尤珍尚之玉海云宋太宗雍熙三年十月出飛白書一軸賜宰臣李昉等曰朕留意真草近又作飛白書此雖非帝王事業然不愈于遊畋聲樂乎仁宗

嘗以飛白天性二字賜端明殿學士李淑又以飛白文詞字賜之淑出守許州日為飛白寶章記摩石州廨又寶元二年賜張士遜等飛白書各一軸歐陽文忠有御書飛白記王羲之帖中間有之按飛白始于蔡邕梁蕭子雲能之作篆皆大書用帚筆輕拂過或有帶行者其體若白而勢若飛王諳曰飛白變楷體也本是宮殿題署其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宋仁宗最精此體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綴最難工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自謂窮書物象仁宗為清淨二字六點尤奇絕又出三百點外然則今

所謂飛白書絶非古製只是叢鈎耳

醉鄉記夏月霹靂時収雨水搦不釀酒謂霹靂酒

貴耳集高宗之生徽宗夢吴越王引御衣曰我好来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夢覺與鄭后言朕被錢王乞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二十一日夜韋妃生子及建炎南渡適應是夢湖海新聞洪皓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来曾侍明節劉后言逄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武肅王即錢鏐也鏐年八十一高宗亦八十一都錢唐事豈偶然二説微不同

明寧㢟人父康王甚賢初艱于子嘗設齋禱感夏晝寢夢

天狼降宫中食宫人殆盡更来趋王王覺甚惡之俄而生宸濠王命亟殺之王素與弟鍾陵王不協聞之以言激怒王因遂育之濠年十三私挈樂妓微服遊市中王曰符吾夢矣縛濠于柱手鞭之數百必殺之會王之甥臨海王春者馳至以身蔽王濠王素愛春不得已捨焉其後卒符所夢濠母洪氏或云其母馮鍼兒故倡也

集異記載陳留蔡少霞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一日夢褐衣鹿幘人引至一所令書石碑醒猶能記所書乃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卿撰文曰良常西麓源澤東澨新宮宏宏崇軒轇轕雕珉盤礎鏤檻球榮碧瓦鱗

差瑶階肪集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騎廣延徽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設洩靈颸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鶴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瑤為屑桂旗不動蘭屋在設妙樂竟臻流鈴竟閒發天籟虛徐風蕭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元雲九成絳闕闕紺珠集作雪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後題青溪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其文贍麗雅近六朝手筆因嘆李賀白玉樓記必有可觀意天公亦甚秘密不輕易流播人間也東坡遊羅浮山示兒子過詩云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元卿自注唐有夢書新宮名皆悉易真人山元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云云又

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曰昔承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據此則是二事獨異志牽合誤也

江南俗芒種後逢壬立梅謂之梅雨閩俗立冬後逢壬入液謂之液雨亦名藥雨人皆知之獨詹雨罕知之者在白露後逢壬便立詹故八月初三日至二十三日雨通謂之詹天雨也此是北方俗也

朱弁曲洧舊聞云中秋翫月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始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河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子美以後班班形于篇什前乎

杜子想已然也特賦詠不著于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皆非為中秋宴賞作也然則翫月盛于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廣按古樂府有霜娥怨解者謂漢人以中秋無月而作在初唐則李嶠已有詠中秋月詩云盈缺青冥外東風萬古吹何人種丹桂不長出輪枝又曰圓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而駱賓王靈隱寺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禪林偏覽言天竺山八月十五夜常有桂子落是亦中秋月之一證攷謂中秋翫月盛于開元則可始于杜子美則不

可也。枊宗元鈷鉧潭記云尤于中秋觀月為宜

令諸市肆欲誇其物美必標曰京式其意以出自輦轂之下製樣當必不同耳然亦有所來歷近杭州秋時栗子正熟賣栗者以粗𥼶和小石子炒之其皮裂而不焦味甘美踰于他栗每碟大者二枚小者三四枚碟直一錢立小木牌曰京式糖炒栗子余閱析津日紀知其法寔出于燕人也

宋史高宗紹興五年九月言者請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以勵士檢有旨添賜中庸送秘府校勘正字張綵校中庸高閌校儒行閌奏儒行雖間與聖人意合而

詞類戰國縱横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止賜
中庸庶幾學者知聖學淵源奏可
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高江村天禄識餘曰四
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没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上
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通考皆不之載而四
皓碑月集古録金石録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
昉文章緣起故特志之按古之碑在廟以麗牲在墓
以下棺皆以木為之間有以石為之者初不著文字孔
子題延陵季子墓不知勒在何處七十二家封禅但言
勒石穆天子傳但言為名迹以弇茲石故歐公集古録

云欲求前漢時碑碣不可得是冢墓碑後漢以来始有
也劉熙逸雅言起自王莽莽四皓于惠帝即位後絕無
所表白其卒年無考且當時陵寢祇有石麟石象辟邪
石馬之属不聞有碑、碣博物志載齊武帝欲爲裴后立
石誌墓王儉以為非古物原載晉武帝始置神道碑此
謂始于晉宋未免失寔楊雄元后誄曰既作下宮不復
故庭爰絨伊銘嗚呼哀哉則碑銘始西漢之末劉熙之
説信矣若四皓者宋儒常疑髙后時四人在甚乎也邵康
節謂事定四人便自去朱子以為恐其老死亦不可知

其碑有無彥昇說正未可深信且高氏既已云然而其後復有墓碑之始一條云墓碑自晉始何其自相牴牾也。宋裴松之曰勒銘寡取信之寔刋石成虛僞之常。崔鴻前凉録張重華問索綏曰四皓既安太子住乎還山乎綏對以未悉重華曰四皓𣩵于長安有四皓冢為不還山也

唐時學士有宮中眠兒歌即今剃胎頭文也

李玭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廣見聞耳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穮黃門曰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于禽獸余作動植志正是此意

阮步兵臨廣武城嘆曰時無英雄遂令豎子成名蓋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耳李白詩乃謂沉醉呼豎子狂言豈至公則竟以豎子為沛公失其指矣

穀梁傳曰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是昔乃初夜也然左傳為一昔之期莊子蚊蚋噆膚通昔不眠則又作夜字解文選詩伏枕終遥昔

醫院十三科祝由居末然素問言古之病者祝由而已則似甚重于古昔按禮記祭有祈報由辟三者辟讀以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由用也蓋非祭之常或有因而用之也祝由之義亦猶是耳

零丁令之尋人帖子也續齊諧記有失兒女零丁後漢書戴良失父零丁皆用韻語古人往往有此如王褒僮約石崇奴券皆用韻語今尋人帖子其上必另書尋人二字人字必倒寫云如此易獲不知何理後見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縣婦人一産四男四産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齊東野語曰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事必避之衛道夫云此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敢用因為圖曰河圖一數為初一初十十九二十八日二為初二十一二十二十九日三為初三

十二二十一三十日四為初四四十三二十二日五爲初
五十四二十三日六為初六十五二十四日七爲初七
十六二十五日八為初八十七二十六日九為初九十
八二十七日今堪輿家九宮飛跳法謂五黃入中宮
者為大不利正此意也互詳後

堯設衢尊尊酒器六尊為衢今解者云設尊于衢路誤矣

牛以鼻聽其耳無聚盟誓以不聽為戒故盟于神者用之

唐進士有姓單者主司誤書單乞改正主司曰方丶尖口
何足辨答曰台州吳縣作呂州吳縣可乎主司無以答
見赫京山髦記今單單既混爲一字幷有以兩點代口

及亾者矣按此事見高彥休唐闕史單名長鳴吳縣作吳兒恐兒字誤也

范石湖吳船録載入蜀青城山雷渡繩橋每橋長一百二十丈分為五架以十二絙相連排上布竹笆攢立大木數十于江沙中纍石固其根每數木作一架挂橋于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略如漁人晒網染家晾綵帛之狀又須舍與疾步稍從容則震掉不可行望者皆失色余伯氏自同州歸言華山勢若削成高四十餘里峯嶺險峻下臨洪河土人登陟者皆援鐵索而上其最險有數處皆絶壁陡削懸鐵索于空中以一頭釘石

鏄鑿磴僅可容半武行者以手承索則身懸空中如打
秋千狀一回顧則駭眩不能自主應時粉碎矣此眞所
謂懸度之厄者以其路皆奇險故類誌之。韓非子外
儲篇云秦昭王命工施鉤梯而上華上以松柏之心為
博箭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此余丁丑客遊淮
上遇友人曾登華山者道其遊歷頗悉云嘗至一峰羽
士言此下有石棋因命從者緣索取其一大如斗重可
三四觔正圓無字後閱登華記云東峯南下一、、峯如
臺筍竦出廣丈許亦削成四方曰叔卿博臺有鐵亭一
棋枰一鐵棋子二百餘數者或多一少一卒不能定凡

欲至博基者索而下陡石石上索不能倚則握索反擲逾三四尺許以及厓趾茹巳刀釋索仄身行上下四五厓乃至是秦昭王施鉤梯之所乃益信之但記以鐵棋友人曰石不同豈數有盈縮棋亦鐵石時異耶又按後周書達奚武傳高祖時因天旱敕武祀華岳廟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獨登峯展誠岳壁立千仞人跡罕通武將數人攀藤援枝緣後得上則知此時尚未施鐵索也爲此者其在隋唐之世乎

吳人謂虹爲鱟音候秋雨初晴時每見之舊說天地滛氣所成多青赤間色故名彩虹吳人秖呼爲紅綠鱟又有一

種白蠶見則土人大懼謂能吸物凡稻麥正熟及蠶繭已成時有此則所收必薄因相率喉犬辟之村落聚噪逾時乃滅天祿識餘載楊大芳嘗為明州高亭鹽場場在海中或天宇晴霽時見如匹練横天其色淺白則晴雨中分二人名之曰短遂亦蜃氣之類也　余按吸物之説誠有可據異苑載義熙初有虹飲辥願家釜中酒立盡獨異志載白虹入劉義慶室食其粥戊都記載虹霓自空而下垂首韋皐筵上吸其飲食且盡五色如霞首似驢夢溪筆談言使契丹見虹下帳前澗下兩頭皆垂澗中亦田亦言其能吸水楊慎曰朱子言既能吸水亦必有形質詩

謂之蝃蝀其字从虫俗謂之䗖其字从魚俗又謂之旱龍今關中人謂之旱蓬而後漢書靈帝時有虹入御座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似龍蔡中郎謂之天投虹又後魏明帝有虹下飲于溪久之化為女子則亦有形質矣謂之蛋氣信通人之論也。虹陰類運斗樞曰九女並訛則九虹並見故舊有紛虹肆灾女主之禍之說。陸次雲湖壖雜記半山後嘗有白蝳起自林端狀如曳帛見則農損日亦赤金逐之方去此蝃蝀之類村人謂山之神倪姓者為之祭倪姓神即今半山娘娘也以守貞死

咸陽有六岡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陽唐時作太清宮于九

五岡上百官府在九四岡上

元微之答樂天詩八采詩成未伏盧按隋盧思道傳齊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等不過一二首獨思道采擇八首故時人稱為八采盧郎或遂戯稱為盧八後訛采為米李義山獻鉅鹿公啟比齊日之黄門慙非八米西齋蔵說關中以六米七米八米為上中下穀取八米數之多也困學紀聞引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宋山谷詩十十前八米句徐師川詩句稱八米繼盧郎皆承襲其誤

洪武初嘉定民方二者富甲一郡嘗有人至京回問其何

所聞見答曰上近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堆被方嘆曰禍端見矣即以田產散諸九族買航載妻子泛遊河海而去南京沈萬三名富字仲榮行三人因呼為萬三秀元末富甲江南其弟貴嘗諷以詩曰錦衣玉食非為福檀板金樽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木棉裘萬三不聽貴遂隱於終南後萬三流嶺南江南巨族以次誅徙籍沒無善終者二人獨超然物外莫可蹤跡可謂先幾之哲矣萬三父陸道判本嘉禾人遊姑蘇於廢宅得數甖黃白遂用饒富贅沈氏見秀水縣志

韋誕仲將書凌雲殿額鬢須髮盡白周興嗣次韻千文死之日心如擣爍况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用心之不可過度如此凌雲殿稱木輕重造成風來搖動而絕不傾圮

上高竿戲淮南子謂之大熙別又名都盧

王顗與唐太宗有舊掣褌為戲捋帽為歡

高江村天祿識餘計十二卷其末卷皆重出其與前不同者數條而已不知校對者何以疎漏乃爾其餘亦出自剽竊者多

魏慶之字醇甫南宋時之有才而不屑科第者所居種菊千叢日與騷人佚士觴咏其間因號菊莊所著詩人玉

屑一書上自騷選下及宋世宗諸家詩話而約取科別
其條亦極精當前有黃叔暘發序署曰淳祐甲辰長至
日當時已鋟板以傳今原板不復存矣余所見之本乃
吳中書賈翻刻者

吳人謂居無隣近者為獨家村獨家何得言村然宋人詩
中已用之楊誠齋言族前輩諱杞字元卿能詩贈其先
太詩三間茅屋獨家村風雨蕭蕭可斷魂舊日相如猶
有壁如今無壁更無門

漁隱叢話云王建宮詞御廚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
春白日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蕊夫人宮詞

厨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二詞紀事雖異造語頗同第花蕊詞更工建所不及余謂此說殊未當建詞曰不食御厨而索時新又曰卧多似病共幽思曲筆摹寫病態殆入神境花蕊詞既曰簇時新矣又催喚打魚且日午索膾而打魚人尚須催喚吾不知其膾何時得成也女醫可隔簾教喚而漁户不可隔花催喚此失理之甚者而漁隱反謂之工寔不可解

新唐書列女傳載王珪母盧氏（詩話叢書作李氏）西清詩話以杜子美送重表侄王砅詩辨珪母為杜氏非盧氏余以為

不然少陵之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是杜乃珪之妻也觀其後日家貧自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寞八散入(後)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沽酒又曰爾展丈夫雄得辭兇女醜此皆夫婦戲暱之辭非母諭子之辭也盖盧逆知其子之必貴而以其與房杜游益信為汝貴無疑賢母賞識自不可沒杜能善承姑意以相其夫亦足不朽史誌盧而遺杜似稍偏枯乃詩話遽詆史為缺失謬誤桐江詩話既見及于杜為珪妻而不能推明史氏之說致亦幾史為訛殆未免于隨聲附和矣庚溪詩話

云考唐史珪傳珪母乃李氏亦非盧也

石鼓文謂之獵碣蓋方者爲碑圓者爲碣鼓圓故也

陳芳芸窓私志今人槩見事之不然者必出聲曰欵乃欵聲也屈原九章用之

宋時最重文選當時文士專意此書故曰文選爛秀才半老學菴筆記云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者是也主司命題亦多取此查珙知袁州州解試題黃花如散金淮南張伀知貢舉詩題天雞弄和風是也

蔡伯喈父名棱見本傳母袁氏袁曜卿之姑也見博物志

曜卿名渙陳留扶樂人父滂爲漢司徒見魏志又太平御覽引先賢行狀曰蔡伯喈母袁曜卿之姑女

周禮太祝六辭六曰誄其辭見于春秋傳曾子固云賤不誄貴少不誄長蓋不可泛加至輓歌之作當即左傳所謂虞歌或云起田橫門人李延年分其曲為二薤露送王公蒿里送士大夫干寶謂之葬家之樂執紼相和之聲也魏晋以降如袁山松陶元亮輩或自作輓歌習俗相沿或交游姻戚各哭其私或子若孫乞諸同時作者用以慰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意事雖不古君子取焉。伊川奉勅往治溫公喪東坡来弔周視無缺因曰

文中猶在何其嫺于喪禮若是蘇意盖以人子必待居
喪始讀喪禮昇亦未考于歲制日修之義然其居老泉
喪丙午丁未戊申廢吟三年故集中無詩令居喪次而
儼然哦吟殊乖廢蓼莪之旨

丙戌仲夏學使者以煮梅蓄蘭為賦題按夏小正云五月
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為
豆實也蓄蘭為沐浴也蘭乃澤蘭香草非蘭花也解者
多悮。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進筒糉夏小正在小記齡
宋紹興間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官中修補不敢言雹稱
為硬雨二字亦有本一統志載漢太初元年宏州人張

珪晚憩神谿孤石上有神人自空而下曰律吕律吕上
天勑汝六月二十日行硬雨語畢騰空而去珪歸遍語
隣村使速収麦未及収者至期為雨所傷盡空其手聞朝
廷遣使祭焉因立律吕神于孤石上夫雨爲傷麦非雹
而何則其名由来舊矣

戰國策堯見舜于草莽之中桑蔭不移而授天下列子曰
堯之知舜不違桑陰

唐六典春升寅階夏升寅亥階

鄭盧李崔皆為甲族太原王亦四姓之匹而呼為鈒鏤王
家俞根貲而金飾

自稱子曰冀土息出説苑女曰息女女壻曰倩出漢書妹婿曰媦出公羊傳呼人弟曰淑弟出魏文帝誄呼兄曰哲兄出謝靈運詩女姑曰女妐又曰女叔出禮冠儀嫡母曰民母出服虔漢書注呼妻曰鄉里出南史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于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凡樂也曹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宋景文云壤翁轅童今人但知有擊壤至舉擊轅以問人則罕有知之者矣

桔槔灌園之器遥方舉火亦用桔槔唐詩桔槔烽上暮烟飛

余所親聽事舊顏曰滄和曰清徵少有知出處者按滄和染教皆為善良出褚遂良疏語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徵其然否出楚詞漢黃瓊疏陛下不加清徵審於真僞本此褚疏見舊唐書本傳

硯北雜志云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今吳人讀若禍亦名蛀船又名運船又有蛀轎者

唐人詩多用麴塵字見周官注中或指衣或指柳乃淺黃色也桑蓄亦淺黃色出晉時童謠

桓元待客有寒具賈勰曰今環餅也劉禹錫詩云纖手搓来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来春睡濃于酒壓扁佳

入纏臂金則似今之鐲子矣

荆州之羞魚揚州之蟹胥出鄭康成周禮注蟹胥舊說是蟹醬

掘冢始項羽掘始皇冢陳琳討曹操檄曰操又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至隳突無骸不露此蓋專事椎埋者操後作七十二疑塚其亦深慮後人踵其弊歟下三偽蜀劉豫置河南淘沙官專事發陵而其祖塋在阜城縣元時尚稱御莊石馬存焉此又天道之不可知者也曹操冢至近時始發見仇兆鰲杜詩補注

宋孔平仲談苑選曹授官先列舊官次書擬官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

圍棋兩無勝敗曰芇芇綿免二音俗名和棋有非敵手則怯者先列數子於局謂之饒棋棊饒字出齊書虞愿傳

宋明帝好圍棊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棊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宋人詩中多用饒棊字

劉子新論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

睽車志云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祭之鼠不敢齧蠹魚不生。焦貢易林朝生夕死名曰嬰鬼不可得祀

海中沙土每南坍則北漲北坍則南漲吳人謂之搬沙鬼

余閱魯應龍括異志載海鹽資聖寺寶塔夜夜照海中行舟者有溺海者見夢于其妻曰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云云則其說亦非無

本矣

今市上無賴子告戲技搬食物名五鬼搬運法昉于左慈

明六甲能役鬼坐致行厨

雍正七年吾邑建海神廟配食諸公皆歴代有功于海者而漢博陸侯霍將軍光亦與焉初不得其觧後閲括異志載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黄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界華亭谷極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為民害民將魚鼈非人力能防金山本海鹽縣一旦陷没為湖無大神護也臣漢之功臣霍某也部黨有力能鎮之可立廟于山吳王因為立廟建炎間建行宮于當湖賜名（原本闕）顯應尤著鄉

民祈禱輙應四月十八是其誕辰則知廟食于海已久矣

金山屋裏山焦山山裏屋江淮間諺也余客淮時嘗有人稱述之閱周必大庚寅奏事録已載此語又金山豆豉最有名奏事録云會飯于方丈白絲糕黑鹹豉糖豆粥三者山中之精饌

唐常袞懲元載敗窒賣官之路非文詞者皆擯不用世謂之黯伯以其黯黯無賢不肖云案何法盛晋中興書太平羊曼常頽縱任侠飲酒誕放兖州號為黯伯顔之推曰黯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

簡憲見教呼為㗻羹之㗻自爾亦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張纘謚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黯黯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顧野王玉篇作黑傍沓者誤按晋書同然則黯伯亦襲前人也按黯音沓猥茸貌又黑也時曼與宏伯阮放方伯郗鑒達伯胡毋輔之裁伯卞壺朗伯蔡謨誕伯阮孚委伯劉綏為兖州八伯以擬八儁其後又有四作江泉能食為穀伯史疇大肥為笨伯張嶷狡妄為猾伯羊聃以狼戾為瑣伯以擬四凶則所謂黯者初非深貶之詞若作黯則有貶無褒矣聃係曼弟

王籍若耶溪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時以為文外獨絕籍字文海梁人今其詩訛作唐

尚主漢初多以列侯其後亦降嬪素族漢武時始置駙馬都尉凡尚主必拜是職焉

隋天文志星晝見若星與日並出名為嫁女星與日爭光武且弱文且强女子為王在邑為喪在野為兵又曰臣有姦心上不明臣下從横大小浩洋又曰星晝見虹不藏臣民生明星奪日光丁亥七月錄當錄後

隋刑法志齊文宣帝恣行酷暴有司執法皆酷虐覘因用車輻𨃼杖夾指壓踝此後世夾拶之始也隋高祖開皇

元年詔曰有司訊考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
杖桄之屬盡禁之
卞與弁通漢書東方朔傳朔曰譬若以弁嚴子爲衛尉魏
收魏書宋弁傳高祖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
知寶之也
堯設謗木舜稱諫鼓今各牙門撃椰傳鼓始此
官資自第一品至第九品即古所謂等也其有正階及從
者自元魏高祖時始其初以大師大傅等官爲第一品
上太尉司徒等爲第一品中儀同三司等爲第一品下
太子太師太子太傅等爲從第一品上左右光禄大夫

左右僕射等爲第一品中吏部尚書等爲從第一品下遞推至第九品皆然後復改定去上中下而以第一品從第一品該之下及九品皆然今所用者是也

令人譏婦人私孕者曰肚皮大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傳成帝幸中宮史曹宮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曰御幸有身北齊高湛逼淫文宣后李氏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慍曰姊姊腹大故不見兒齊俗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

史記高祖封蕭何爲酇侯臣瓚注曰今南陽酇縣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孫檢曰酇有二縣音字多亂屬沛郡者

音嵯屬南陽者音讚則似何所封邑呼讚為是今皆呼嵯。酇舊作鄼或因此而誤然班固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鄼以韻讀之是嵯非讚明矣唐人楊巨源詩麒麟閣上識鄼侯蓋本于此李濟翁詡人呼為嵯侯誤也又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酇縣注孟康曰音讚師古曰即蕭何所封沛郡酇縣注莽曰贊治應劭曰音嵯師古曰此縣本為鄼應音是也中古以来借酇字為之耳讀皆為鄼而莽呼為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再考王符潛夫論蕭何封酇侯本沛人今長陵蕭其後也大唐新語酇侯先儒及師古以為贊為南陽

築筑陽之城今屬襄州竊以凡封臣多就本土蓋欲榮之也張良封留侯是為成例班固何須穿鑿更制別音乎余按文帝紀注蕭何夫人亦為酇侯豈何封鄼其妻封酇因而誤歟一說何始封酇後封鄼

管子弟子職篇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横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唐房元齡注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又曰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憑意櫛云者古人束薪為燭而灌以油其本容比如櫛燭盡則本見故謂燭盡為櫛蓋即曲禮所謂跋也高江邨天祿識餘引此誤作折聖又左右字倒置

鶴林玉露云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但墓碑與墓誌有別釋名曰碑被也王莽時所設施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無故建于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聞見記王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于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將以千歲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人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王儉程大昌云當作王琳合是二說則是碑之始本在墓則而今則顯標于

外也誌則埋于墓下今東漢碑傳者尚百數墓碑如蔡邕集中郭有道碑陳太邱碑彰彰可考者也若墓誌謂始于魏則非也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見史繩祖學齋佔畢又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及死命刊石埋于墓側而趙岐命樹圓石于墓前題曰漢有趙嘉云云是亦始于漢矣圓石者碣也隋志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奏

聽立碑至行狀者敘述死者之行事以請謚求銘者也野容叢書吳心周條等甄別行狀上疏云云此行狀之名所自始也又考漢書高帝紀求賢詔曰詔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云行義年紀也後太常議謚史官紀事皆取行狀為據其首行必書年幾歲猶署行義年之遺意也柳河東集中此體僅存韓李為人刋削盡矣

右軍為山陰道士寫黃庭經籠鵞以去其地名曇磺村磺音壞故袁昂書評曰曇磺之鵞空傳贋本

楮鏹昉自漢世近吳越盛行錫箔糊元寶縷印龍鳳文字陶學士穀曰文之黄者曰泉臺上寳白者曰冥游亞寳

陸水修先生帶星堂詩集若干卷余舊在張燮堂先生處見之其首章擬君子有所思云昔為刎頸交今為貿首讎貿首二字莫得其解因恨無博雅如惠棟之注精華録者後讀戰國策楚策曰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仇也注貿首欲易取其首言願以己首易人之首也又公孫衍曰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注奉陽君即李兊始知貿首非出奥篇隱帙也

陳幾亭先生集中有啟棺改殮一法盖以故棺腐敗為子孫者不忍聽其自然故特設此通變之法亦不得已之思也吾邑張華阜先生合葬其母于九虎廟父塋啟壙見棺已腐壞嘗遵用其法焉

以干支配甲子始黃帝臣大撓以金木水火土為納音始戰國王詡海中爐中大林路傍等始漢東方朔名六十花甲子

戊巳于十干屬土生百物者也故立春後五戊為社立秋後五戊亦為社社為五土之神祭之報成也故修造動土塡塞埋葬斬草開穴忌之燕作巢亦避之蓋以其旺相也

二咸防奢七公理獄二咸七公皆星名見張湘觀象賦○荊公詩曰白下亭東鳴一牛又潮溝直下兩牛鳴蓋禅

語也凡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目語額瞬言
市人精黠也出成伯陽

耻之于人大矣昔有互鄉惡一士動稱四維相率持刀往
殺之士驚問故衆曰自今之生不知有禮義廉耻而子
屢稱之以欺世罪當殺士曰信也抑諸君見害譬猶破
蝨安用鼓刀相向為請擇刀一言以死可乎衆許之士
先使衆悉去上服衆亦强從之復使悉去下服衆便怒
罵措大死即死耳乃令我裸體相對士笑曰然則諸君
頗知禮也耻也衆愕顧謝罪去余讀漢書諸王傳五鳳
中青州刺史奏思王終古（高祖子齊悼惠王後）使所愛與八子（姿號）

及諸御婢姦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嬴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之又江都王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强令宫人嬴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無耻甚矣若淸異録載南漢劉鋹好觀人交選惡少年配以雛宫人皆妖俊美健者使露而偶鋹扶所娶波斯女媚猪延行覽玩號曰大體雙淫縱若此喪亡宜矣今市井無賴好作春畫男露其勢女彰其牝殺恬不知耻至吴門則處妾亦有擅是技者其爲風俗害也大矣

古者棺槨審其厚薄而已孟子曰棺七寸槨稱之檀弓曰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是也初不詳大小若何大率以大

為貴故禮器棺槨之厚與宮室器皿並列且大小殮襚衣合之得數十稱雖欲不大不可得陳乾昔命大為我棺乃較常吏大耳漢書高祖八年令曰士卒從軍死為櫘應劭曰櫘小棺也今謂之櫝成帝睠民為水所流死不能自葬者令郡國給櫘櫝埋葬注櫘櫝小棺也後漢書謝咨傳注咨病困預自買小素棺櫬小棺之所用如此則漢世尚大棺明矣潛夫論浮侈篇近京師貴戚必取江南檽梓豫章梗柟邊遠下土競相倣傚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近六朝東園祕器不知若何觀陸機大墓賦曰櫬陸機大墓賦曰櫬細木而閟

遅覩洪櫝而念櫕則亦非小陶穀清異録載天成開運以来俗尚巨棺有停之中寢人立兩邊不相見者亙肆號布漆山則是天成以前棺製固尚大矣近吾鄉張北湖教諸手民治棺用公牝筭榫音筍吳俗謂為榫聾上頭平其和俗呼櫝式高不過二尺潤不過尺七八寸易以引舁葬瘞雖近于櫝人頗便之蓋棺周于衣惟堅久是貴初不計巨小揆之孔氏從繩之意似亦無傷仁孝也魏書刁冲傳冲曾祖雍行孝論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又令人呼棺直曰材案禮記檀弓曰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此謂為槨之材南史宋謝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則固以材稱矣俗又稱棺木

左傳季隗謂晉文公曰又 如是而嫁則就木焉通鑑淮陽王紀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此其本也。棺兩頭名和按戰國策引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令運金之藝皆呼和頭和亦作𥟍秆音同皆棺頭也。劉熙釋名棺束曰緘古者棺不釘也旁際曰小要其要得小也又謂之袵袵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後世蓋棺皆用釘劉向列仙傳谷春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魏志王凌向司馬懿試索棺釘以覘其意懿命給之又韋招值京師亂其師樂隱見害歛之送喪歸遇冦欲斫棺取釘招垂

涕請赦乃已宋書武帝永初二年禁喪事用銅釘北齊文襄置楊愔埪中載以轜車幾下釘者數四是也六朝時又有灰釘之說野客叢書云劉鍇注李商隱樊南集有代王元茂檄云喪貝蹡陵飛走之期既絶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灰釘事前輩謂杜篤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商隱彫篆如此僕謂此二字出南史陳髙祖紀九錫策曰玉斧將揮金鉦且戒妖酋震懾遽請灰釘商隱用此耳後見藝苑雌黄亦引此辨與僕暗合余按徐樹穀注義山集引魏畧王凌試索棺釘事又引徐陵書分請灰釘甘從斧鑊則勉夫止取髙祖

九錫為據猶未遍也南史徐勉傳亦云屬纊才畢灰釘已具吾鄉用公牝筍不用釘法甚善然南史又載宋孝武帝殷淑儀薨帝常思見之遂為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覼屍知當時亦有不用釘者但非定制耳。古者人君之椑歲一漆之人臣用漆無明文酉陽雜俎曰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際則唐世固有等級矣際當是棺合縫處魏文詔曰棺但漆際會三過。雜俎云琢釘及漆棺止哭哭則漆不乾

漢詔曰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宅比日以益滋注奇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

罪也宅比謂引他類以比附之按沛公約法三章及蕭何定律九章以後至武帝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則漢世已森然凡例矣朱子謂漢人斷獄詞如今款情具罪某罪引某罪為斷漢律早亡失後世刑統尚有遺意今都不用但以一定者為律變遷者為例自例多而獄吏得以上下其手以意輕重矣安得廷尉如陳寵其人者舉律令之濫于甫刑者盡削除之乎宋時謂之格式勑令。朱子曰今法中有保辜二字自後漢已有此語按史游急就章云疻痏保辜謕呼號則不

始于後漢

周禮媒氏禁嫁殤者注十九以下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亂人倫也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操求與倉舒合葬原辭以嫁殤非禮乃止後卒聘甄氏亡女與合葬文帝誄所謂貽爾良妃襚爾嘉服是也明帝愛女淑薨追謚平原懿公主立廟取甄后亡從孫黄與合葬追封黄列侯以郭夫人從弟悳為之後承甄氏後姓封平原侯襲公主爵梁武帝女死鑄食人為壻合葬之墓在臨江府蕭灘唐書韋后為其弟洵求蕭至忠殤女為冥婚五代史鄭餘慶作書儀有起復冥婚之制明宗非

之睽車志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然猶以鬼配鬼也吾邑有一明府愛女未嫁而死乃求一茂才為壻以人配鬼此效崔少府事而不得其安者可謂不學無術矣

梁書徐勉傳梁時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侍中徐勉疏曰送終之禮殯以期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傷情滅理莫此為大宜遵古三日大殮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按禮問喪曰三日後殮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程氏遺書曰有死而復甦者故禮三

日而斂未三日而斂有殺之之理又曰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雖蛆食其舌鼻猶不為害今考後漢獻帝時長沙有人死經月復活又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晉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既而蘇雲溪友議載李黽年侍明皇唱王右丞紅豆詞唱罷忽悶絶仆地以左耳徵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乃甦又待詔戴少平卒十六日復生諸回生之事載于傳記甚多今俗識不速斂者為屍數椽能以耳及指間察其暖否者誰哉

北齊書祖珽傳珽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畧文襄多集書人一日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畧數帙

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嘗盜宮遍畧一部事發收
禁按文獻通攷云新唐書經籍志有華林遍畧盖類書
也宋時不存遍畧者梁徐僧權所為北齊祖珽嘗盜之
坐獄論罪而其後脩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乃珽所為
隋志作聖壽堂御覽則是所為御覽者即遍畧也又按
北史齊世祖武平三年二月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為尚
書令侍中祖珽為左僕射是月勅撰元洲苑御覽後改名
聖壽堂御覽北齊書儒林傳後主時祖珽請立文林館
又奏撰御覽詔珽及魏收等三十人撰書顏之推觀我
生賦注云即修文殿御覽隋志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

注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又聖壽堂御覽三百六十卷不注撰人唐志徐勉華林遍略六百卷祖孝徵等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然則元洲聖壽修文殿寔皆遍略也但徐勉無此事殆又誤以僧權為勉歟太平御覽引三國典略曰祖珽等上言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討尋舊典撰録斯書謹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仍曰修文殿御覽令繕寫已畢并自上呈云云齊王命付史館初齊武城令宋士嘉録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為御覽置於齊王巾箱陽休之創意取芳林遍畧加十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録魏史成書稱元洲苑御覽後改聖壽堂御

覽至是珽等又改為修文殿上之徐之才謂人曰此可謂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此又足證元洲聖壽修文寔皆遍畧之説

服中作詩自晉世始謝惠連以居父憂贈會稽郡吏杜德靈五言詩十餘首坐廢孫綽詩序曰自丁荼毒載罹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冐諒闇之譏以伸罔極之痛謂之載罹寒暑則去祥琴已無幾矣竊取蓼莪之義亦無甚害傅咸贈何二侍中詩亦自寫哀痛宋梅聖俞至寧陵寄江鄰幾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眸時彥猷韓持國皆譏其作詩太早黃

曾直丁母艱絶不作詩秦少游過語溪題詩時方持喪假託文潛之名歐陽叔弼以憂制中不作詩東坡為詩譏之及居老泉喪亦無詩故集中自丙午至戊申三年無詩

王荆公在金陵一日見一故吏死巳久矣公驚問之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来公問雱何在吏曰如要見可于某夕幕廡下切勿驚呼惟令一親者在側公如言見此吏縶祀慱帶搸紮而坐獄卒数人枷一囚自大門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汚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則雱也明年荆公薨事載談圃與秦會之奴何立事相似

因思刀山劒獄原專為世間此輩而設勿一概詆為誕妄也

北齊許惇字季良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顯祖因酒酣握之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不敢復長因又呼為齊鬚公

元順帝闢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翰林學士李好文進端本堂經訓要義詔付太子講習未幾太祖龍興元祚遂絕迨崇禎十五年七月上命改為信王時所居勗勤宮曰端本宮賜皇太子而明祀亦亡端本非惡名而先後適符如此所不可解

花蕊夫人宮詞内人深夜學迷藏遍遶花叢小岸旁乘興或來僊洞裏大家尋覓一時忙明陳悰天啟宮詞石梁深處夜迷藏霧露溟濛護月光捉得御衣旋放手名花飛出袖中香注乾清宮丹陛下有老虎洞洞中甃成石壁可通往來帝嘗于月夕率内侍賭迷藏潛匿其内宛署雜記燕都燈市正月十四者群兒以帕蒙目一兒持木魚時敲一聲旋易其地以誤之蒙目者循聲猜摸以巧遇奪魚為勝名曰摸瞎魚今吳中亦有此戲但不用魚謂之扎盲按北齊書方技傳皇甫玉善相人顯祖欲試其術故以帛巾袜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顯祖曰此

最大達官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所言皆奇中此蓋迷藏之始本宮戲也

顔回家語史記皇甫謐高士傳皆云字子淵朱子注魯論因之子者男子之稱公羊傳所謂名不如字字不如子者是也顔子亞聖稱之爲子固宜然聖門如子夏子游子張子騫之類皆見于魯論獨未稱子淵四科俱載全字宰我冉有俱單字與淵同故連姓載之史記則俱加以子字子路稱季路者子路年最長周道五十以伯仲故以行列稱也伯牛仲弓亦以行乃字也古人多單字顔淵父字路將亦呼爲子路乎顔氏子孫在六代有顔

之推字介唐有顏師古字籀其弟相時字睿顏杲卿字昕蓋家風然也此四配之首不可不辨。古人雙字或僅呼一字如子張本雙字而堂堂乎張也吾友張也只呼一字

梁鍾嶸詩品序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

賈充妻姓李名琬字淑文見女紅志

鮫人之淚圓者成明珠長者成玉筋亦見女紅志

隋開皇十六年詔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以時有朝士殂歿其妾守節子欲嫁之上書自陳故

有此詔大哉王言有志風教者識之余觀三國志魏鍾繇爲廷尉創士爲侯其妻不得改嫁創者自此始也然惟侯爲然則是時侯以下容有改嫁者矣

松漠紀聞胡俗呼僧爲司空蓋遼代僧有兼官至檢校司空者故名稱尚存此與醫之呼衙推相似

介子推姓王名光文公以玉帛禮之不出見劉向列仙傳無焚山之事

李涪刊誤論語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是四時皆改火秦漢以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

燧時適當寒食節既日就新即去其舊令人持新火曰

勿與舊火相見是也禮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為禁火俗皆以介推為據是不知古者也

昏禮多在昏夜故字從昏今俗謬作婚又多行禮于晝按李涪刊誤云咸陽公主高宗同母妹也改適欎𨻰卜曰晝日行合巹之禮則吉馬周以違禮亂常不可用太宗從之則知唐時未有成昏于晝者也又吉凶軍賓嘉為五禮婚姻屬嘉嘉者善也今衹言佳期亦傷古義又增執雁入贄也雁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鵞替之亦曰奠鴈爾雅云舒鴈鵞亦雁屬也其有重于嗣續切于成禮者乃以重價致之今則無復用雁者今春邑陳侍

講邦直女適吳興董氏親迎用雁亦稱僅見之事（以鵞代雁始見于馬令南唐書）

刊誤云短啟短疏出于晉宋兵革之代時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輙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啟事論事皆短而緘之易于隱藏前進士崔旭世藏鍾王書有羲之啟事一帖折紙尚存今宜啟事弔疏皆同當代書題削去短封據此則今之書牘輙用短啟並自署短椷短稟者皆非也

古今注韡本胡服趙武靈王常服之短靿（音麈）黃皮閒居之服至馬周改制長靿以殺之加毡及條得著入殿敷奏

取便乘騎也文武百僚咸服之。唐代宗朝宮人在左右者紅錦鞠韡李白詩青黛畫眉紅錦靴